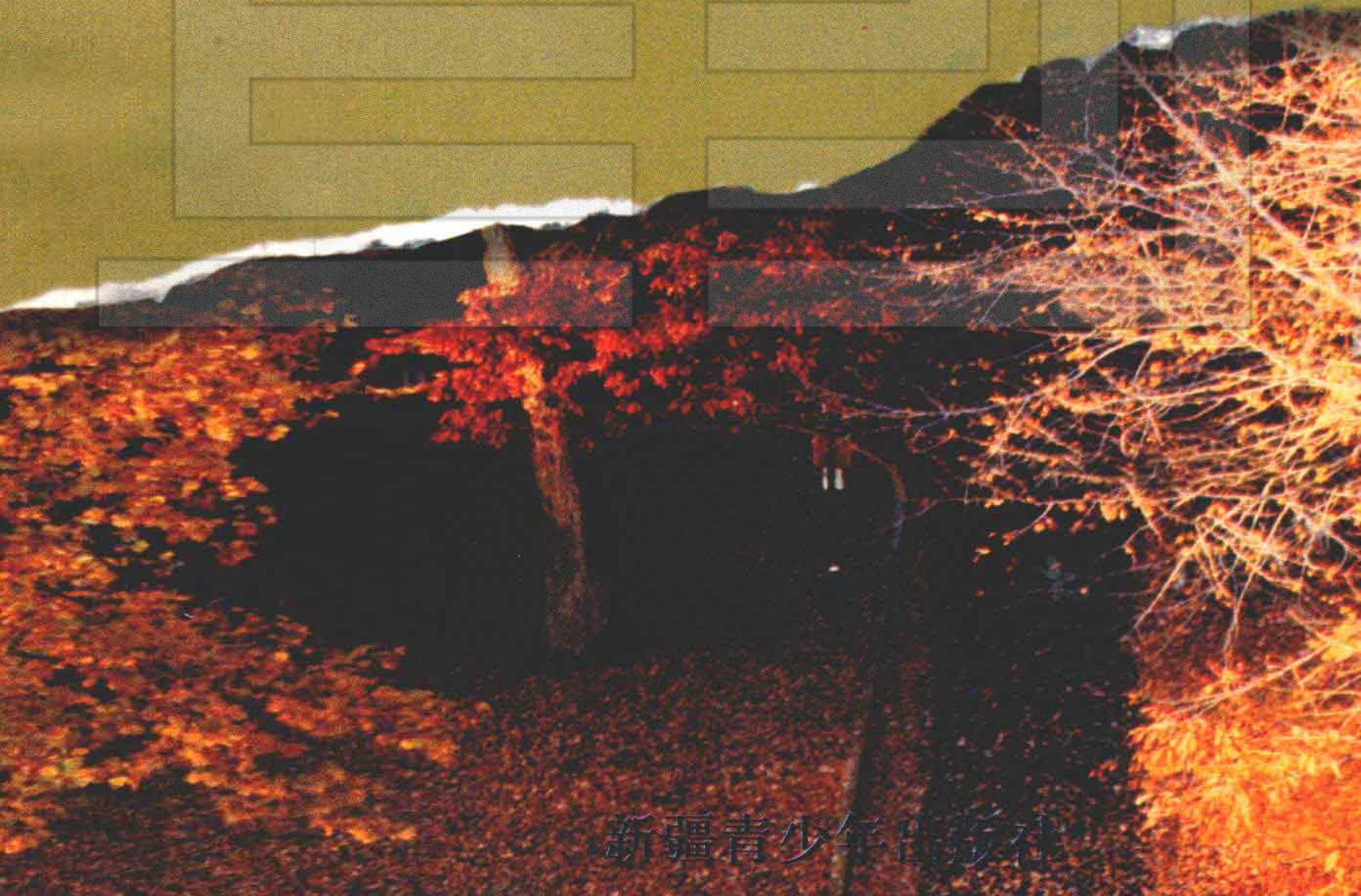


●新疆好诗从

洋雨 主编

张
玲
著

的 | 心
格 | 桑 中



新疆青少年

心中的格桑

张 玲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疆好诗丛

主编:洋 雨

心中的格桑

张 玲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哈密三元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4.3 印张 108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71-3578-9/I·1677 总 定 价:98 元

本册定价:10 元

《新疆好诗丛》编委会

主任：冯大真

副主任：邵 强 张贵亭

策 划：张德茂

主 编：洋 雨 郑兴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冯大真 邵 强

张贵亭 宋爱荣

张德茂 陈柏中

郑兴富 洋 雨

柴庚存 陶世义

韩全学 廖运建

目

录

洋雨：美是真理的显现○

1

——序《心中的格桑》

激情的羽毛 ●

过南山口○

7

我多么想○

8

点燃绿色○

9

紫绒花○ 10

风之歌○ 12

记忆·小雨○ 16

秋叶的心情○ 17

风尘岁月○ 18

流星雨○ 20

灯笼花○ 22

日全食○ 23

1

黑白装饰画 ○ 24	50 ○一件缎袄 50
激情的羽毛 ○ 25	52 ○矿灯
泰坦尼克号 ○ 26	54 ○一双鞋
北方的河 ○ 28	55 ○古城情怀(二首)
路边偶拾 ○ 30	57 ○海口
鱼 ○ 31	59 ○菩萨
昨天 ○ 33	60 ○在海边
有一种声音 ○ 35	62 ○休假
冬夜 ○ 37	64 ○老树
冰 ○ 38	66 ○我不愿这样活着
听雪 ●	67 ○我走过了
穿越河西走廊(组诗) ○ 41	68 ○告别
等待降雪 ○ 47	70 ○思想者
听雪 ○ 48	71 ○一个的战斗
	72 ○眠

危险○ 73	99 ○ 冬恋(三首)
哭马○ 74	103 ○ 疑问
孤独○ 76	104 ○ 你说·我说
一座山向你移来○ 78	

●短诗集

梦中的桃花●	107 ○ 双鸟
我的太阳○ 81	108 ○ 幸福
木棉花 大海○ 82	109 ○ 菊花茶
星星花·小竹篮○ 84	110 ○ 自画像
三月 梦中的桃花○ 85	111 ○ 雾
挽留瞬间○ 86	112 ○ 弦
献给我梦中的情人(组诗)○ 88	113 ○ 灯
心中的格桑(组诗)○ 92	114 ○ 秋天
望穿秋水○ 96	115 ○ 梅
树之手○ 98	116 ○ 天眼

- 117 ○ 沉默的词
- 118 ○ 天堂的鸟
- 119 ○ 心灯
- 120 ○ 沉默
- 121 ○ 音乐盒
- 122 ○ 我们
- 123 ○ 掐掐花
- 124 ○ 亲情(组诗)

美是真理的显现 ——序张玲诗集《心中的格桑》

洋 雨

1

有幸也好，不幸也罢，我们就这样生活在物欲横流世纪散文火爆年代。

诗，斜依在季节边缘。冷了，自己点一堆篝火；热了，自己拂一缕清风；干了，自己飘几丝细雨；湿了，自己洒一片斜阳。

诗是濒危物种么？不！诗在人的感情原野上生息了三千年，不会在我们手里绝迹。诗是时代的弃儿么？不！诗曾是伊甸园里的智慧果，曾是春秋沙洲上的爱情鸟，还将永远是开在我们心中的玫瑰。

上面这些话，是我在灯下一边读张玲的诗稿，一边随手写在一个大信封背面的。读完《心中的格桑》，我最初的感觉是：诗的生命，柔韧而顽强。

我和张玲并不熟悉，虽然我们都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写诗，甚至我曾在她写下这本诗集的哈密绿洲上度过十年光阴，“那时候，我们不相识”。三年前，她赠我一本自己的诗集《狐惑》，透过那几十首短诗，我用凡俗的目光看着她，也许那时，她也睁着“长在眉心正中的天眼/警惕地/打量着一些事物或一些人”！

2

诗的渊薮在心灵，而不是头脑；诗的孕育是感悟，而不是思索与分析；诗的形体是生长而成，而非制作而成；诗的语言在表现，而不是反映。

我以为张玲那首题为《鱼》的诗，代表了她对为诗之“三昧”的领悟程度。

“在同一片水域/在人类设置的网前/我们相遇，默默无言//水经过我又经过你/带走时间和我对你的注视/浪拍打我又抚摸你/传达我无法表述的心愿//.....”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张玲的诗之形体：轻盈而精致；诗之意绪：优雅而温馨；诗之语言：灵动而形象；诗之意象：鲜活而新颖。

我们不能不喟叹：失去想象力的诗，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诗是一种不带任何暴力的征服。

3

张玲的第一本诗集是1992年出版的。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似乎很少写诗，大约是遭遇了“一个人的战斗”，身心需要将息，情绪需要调整。“我知道/风
泼不灭/那雪的火焰”。诗，是不会被孤寂打垮的。

诗的能源是爱。爱之于诗人，就象三昧真火之于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圆寂后，众弟子用薪柴、木炭、油脂等多种五行之火，都不能烧化他的肉身，最后还是他自身特有的高效能源——三昧真火，焚化了他的遗体，且炼出了佛舍利，留给后世永久供奉。

有一天“爱情把我扶起/又用五谷喂养诗心”，张玲《心中的格桑》就恣意开放了。

今天，我读着她即将面世的新诗集，在心里为她默默祝福，也为新疆诗坛庆幸。我觉得凭她敏锐的诗的感觉，加上她驾驭各种题材和构筑诗之空间的能力，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正一天天接近内在的精神/当冰层消融/我们将上升 上升”，她有实力捧出令人艳羡，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诗来。

4

爱，或许是有性别的，情诗亦然。说女诗人写女人诗，这话太武断。但出自女诗人笔下的情诗，是男诗人所感受不来想象不到抒写不出的。

张玲的这样一些诗句令我怦然心动——

“而我/多么想是那绿中的一滴/展开心底的草地/让那牛儿来吃我/刚刚生出的新叶/我的双乳/瞬间膨胀”(《我多么想》)。

“爱你的方式如此坚定/要么在寒风中站立/要么在热情中献身”(《冰》)。

“来年的草/将为谁绿”(《哭马》)。

佛经上说：“凡有心者皆能成佛”，我们是不是可以套出一句话来，说凡有感情者都能成为抒情诗人？不能！因为佛经上还有两句话：“迷之而为众生，悟之即成诸佛”，成佛的钥匙是一个“悟”字。为诗也一样，如果你迷在情中，为情所困，为情所惑，你就不可能“让那牛儿来吃我”。

顺着这个思路往前走，我发现有了一个“悟”字还不够。我看到过一些感情丰富、悟性也好的年轻朋友，他们曾一不留神就写出了几首漂亮的诗，但他们诗的才华还没横溢，就离诗而去了，也许他们与诗之间还缺少一个“缘”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

俗语告诉我们，诸佛在修炼成佛之前，手里都有一把屠刀，“放下”是“悟”，不肯“放下”是“迷”。当他一朝顿悟，放下手中仅有的屠刀之后，便两手空空了吗？不！你若用慧眼去看，就能看见佛手中还有一个“缘”。

5

有的朋友相信“诗如其人”这句话，读张玲的诗，如果你从她写树、写草、写鱼、写鸟、写冰、写雪的诗中，能看见一个多姿多采、如诗如画、亦真亦幻、若即若离的身影，那么，我愿和你一起读读她的《自画像》：

对着一弯

昨夜的月儿

怀念柔情和往事

在明天的枕边

留着我的手稿

有一束花

从梦中伸出……

我相信，她所有的“明天的枕边”，都留着诗稿。
我相信她所有的梦中，都“有一束花”伸出。

“花开见佛”，这是佛祖说过的一句相当深奥的话，我借用黑格尔的一句洋话来翻译它：“美是真理的显现”。愿打开这束格桑的朋友们，能从中见到更多的美、更多的真谛。

1999年谷雨后于诗外庐

过南山口

依然的料峭
不为我的到来
也不为我不曾谋面的
每时每刻
淡淡的绿 一簇 一缕
夹着点点的黄花
缓缓地洇开

我伸出的手
在阳光的风尘间摸索
是谁让我如此地想起
无声的历史
和它一步千万年的行程
让我在神秘的山崖前
生出一份挺拔 一份傲然

我多么想

它是被怎样一只手
铺展开浓密的绿

无边无际

包围着我

浸透了我,而我
多么想是那绿中的一滴

展开心底的草地

让那牛儿来吃我
刚刚生出的新叶

我的双乳 瞬间膨胀

呵,这时光,这草地

灵魂似水似乳

引领着万物

走得更远 更远……

点燃绿色

宁静的绿色波浪
把我一次次举向浪尖
孤寂的人们啊
我无法象神一般高举明灯
却在这没有阳光的下午
点燃绿色的火焰
为这片刻的宁静
为这片土地上
生存的悠然
点燃绿色吧
点燃我们自己！